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五

後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葉蘭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連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五

明何楷撰

周頃王之世詩一篇

碩鼠晉譖也士會奔秦晉欲復之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而自歸于秦因與之俱還晉焉

左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  
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  
錄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  
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

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身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按晉用譟計以復士會而託之魏叛以誘秦故此詩繫之魏風其曰三歲貫女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者皆假設之辭也魏之遺事見于史傳者絕少惟芮伯被逐并此而兩而皆有一詩足為證佐云

碩鼠碩鼠無

石經作母

食我黍

叶麋韻讀如豎上主翻

三歲貫

石經作官女

音汝後同莫我肯

石經豐氏本俱作冑

顧

叶麋韻果五翻

逝將去女

音汝後同外傳作汝

適彼樂

音絡後同

土

麋韻

樂土

樂土

同上

爰得

我所

叶麋數爽主翻

讀如

比而賦也碩大也碩鼠樊光謂即鼯鼠也郭璞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句鼠許慎云鼯鼠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伎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云碩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物異名同孔穎達云此經作碩鼠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愚按五伎之鼠亦名鼯鼠荀子曰鼯鼠五伎而窮是也此食禾苗者一名雀鼠陸佃以為即廣雅所云鼯鼠也碩鼠雀音皆相近宜可信借為呼碩鼠而告之以當呼聚斂之臣而斥之首言黍者黍五穀之長古人酒食皆用黍其字以

禾入水三字合孔子曰黍可以為酒禾入水也儀禮特牲佐食搏黍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又詩頌其饌伊黍注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明黍是貴也貫通作攢說文云習也三歲貫女言女習聚斂以為常至今已三歲矣又按石經作三歲官女蓋以服官三載乃考績之期故刺之亦通顧還視也猶念也三歲遭虐不為不久而絕不肯一顧念其苦此其所以恨也逝往也將去女者與之訣別之詞適說文云之也樂土指鄰國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彼土之可樂以見其厭苦于此也爰曰也所之言處音之近也得我所猶言得其所安處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叶職韻紀力翻

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職韻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職韻樂國樂國

同上

爰得我直

比職韻

賦

也羅願云麥者接絕續之乏穀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以為重董仲舒曰

春秋于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因說武帝勸關中種麥而明堂月令亦有仲秋勸種麥之文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凡以接續所賴懼民不以為意耳今皆為碩鼠所食則民之困甚矣德惠也莫我肯德謂不肯施惠于我也樂國者可樂之國其君及有司皆以百姓為念也爰得我直者范祖禹云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嚴粲云直猶伸也受抑于此而欲求伸于彼也 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

叶豪韻  
謨袍翻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蒙韻

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

叶豪韻  
居勞翻

樂郊樂郊誰之永

擇文作咏

號

叶豪韻  
乎刀翻

豐氏本作号

比而賦也

苗說文云草生于田者字从

草从田會意謝枋得云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

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以比其貪之甚也勞猶慰也杜預云勞者叙其勤以答也按顧存諸心

德施諸政勞發諸言至慰人以言而猶不肯真可謂之  
憺毒矣國外曰郊繇郊以入其國也永號長呼也蘇轍  
云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可長號而求之  
者哉愚按若以此為魏壽餘之詩則不惟挾魏人以往  
泰而已且先播之聲詩以鳴其愁苦不  
得己之意秦人之聞而信之固其宜矣

碩鼠三章章八句

王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不知  
何據序以為刺重斂也國人刺

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  
也朱子謂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  
直以碩鼠比其君也嚴粲亦云碩鼠指聚斂之臣  
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于民國史題其事于篇端  
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  
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  
繇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  
其君不可也申培說但謂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



作是詩或謂此見魏并于晉之繇要之依文生解  
義亦無害若呂氏春秋載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  
公而悲擊牛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考寧戚衛  
人當是以衛魏同音之故訛而指為此詩耳未足  
信也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六

明 何楷 撰

周定王之世詩八篇

汾沮洳晉人刺其大夫也

出子貢傳申培說同

初設公路公行

公族之官而用非其人故刺之

晉自成公即位始有公族餘子公行之官

解見此詩首章下官初設于晉足證此詩乃晉詩而非魏詩也魏滅于晉獻公成為獻孫知與魏無涉也

其時趙括為公族大夫趙盾為旄車之族先是趙衰從公子重耳奔狄狄人獲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又以已女妻衰  
生趙同趙括趙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叔隗來以盾  
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子而已下之盾本庶子故以公族讓括耳然同  
乃括兄同宜為公族而以與括亦不可曉同食邑于  
原括食邑于屏故晉人呼同括為原屏又呼括為屏  
季也盾雖為旄車之族而是時盾方執政必不自為  
之為此者必其子趙朔矣朔以宣十二年罹下車之  
難而武方且畜于公宮繼朔職者不知誰代為之其  
後趙嬰通于莊姬莊姬者朔妻也原屏放諸齊莊姬  
為是故諧原屏將為亂而晉景遂尸同括鄒忠盾云  
此詩所刺意者其即譏朔括之徒乎夫事雖不可以  
成敗論然屠岸賈治靈公之賊請誅其子徧告諸將  
惟韓厥嘗畜于趙氏故婉詞解之而諸將無異議賈  
蓋有所悔而動也悔朔之無能為也直如後世之尚  
主者耳婁嬰與莊姬通罪固當討然同括不請于君

而擅放之豈得為無罪觀邲之役與救鄭之役二人  
勇而銳于戰幾再敗晉師斯不亦妄庸豎子哉何以  
堪公族之任故愚意詩人所譏即以為朔與括亦可  
蓋成公初設此官而諸人不稱其職是以貽譏按春  
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人弑靈公而立成公十月  
周匡王崩定王即位故繫此詩于定王之首詳玩詩  
意深刺君疎遠公室而信任卿族且所用者又皆不  
得其人故因汾水之間有賢人隱居而不得位者借  
以相擬其起興于采莫采桑  
采黃猶曰人才無地不生耳

彼汾沮洳

叶遇韻讀如  
孺儒遇翻

言采其莫

叶遇韻  
莫故翻

彼其之子美

無度

遇韻

美無度

同上

殊異乎公路

遇韻

管涔之山

興也

汾水出焉在

今山西太原府靜樂縣地理志云西南至汾陰入河在  
今平陽府榮河縣蘇轍云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晉語

宰孔曰晉景霍以為城汾河凍澮以為淵沮與王制沮澤之沮同義方氏云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止曰澤如說文云漸濕也朱子云沮如水浸處下濕之地莫毛傳云菜也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陸佃云其子如楮實而紅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為茂子彼其之子指賢人也鄭玄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孔云不可以尺寸量也重言美無度有怪而惜之之意後故此殊即異也公路官名孔云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按左傳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子而為之曰以為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盾為旄車之族據此則公族以適子為之公行以庶子為之其稱餘子者杜預以為適

子之母弟也盾辭公族而為旄車之族乃餘子之職意  
即所為公路者耳旄車亦作輶車服虔以為戎車之倅  
倅者副也公行以王君兵車之行列得名而旄車為之  
副然則公路小于公行而公行又小于公族故三章先  
後之序云爾詩意言汾水之旁漸濕所及之地有莫生  
焉采之可以供食用之需以興彼其之子其德不可涯  
溪亦猶汾水之旁浸者然據今所見其備員公路之官  
者皆莫之能擬也然乃賢者不用而所用者皆不賢何  
與後  
彼此  
彼汾一方陽韻言采其桑陽韻彼其韓詩外傳作  
放此

子美如英於良翻美如英同殊異乎公行叶陽韻寒剛

方朱子云彼一方也上章沮洳乃廣指汾旁所浸之地  
此則就近水之處而言比前為差狹矣采桑所以供蠶  
事英者草木之華也如英如玉皆摹擬之辭于彼汾一  
方想見之猶秦風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者韓詩外傳

云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

沃韻

言采其蕢

沃韻

彼其之子

美如玉

沃韻

美如玉

上同

殊異乎公族

叶沃韻

翻興也

一曲

朱子

角

云謂水曲流處比一方又狹矣班固地理志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爾雅釋草云蕢牛脣李巡云別二名郭璞云水蕢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潞也葉如車前而大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本草云一名水蕢及瀉芒芋鵲瀉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云身輕能步行水上圖經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間白花作藪似穀



精草采蕢所以治疾公族鄭云主君同姓昭穆者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不必君之同姓左傳晉悼公時荀蒙荀禴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也悼公曰荀蒙惇惠荀禴文敏壓也果敢無忌鎮靜夫膏梁之性難正也使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使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使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使鎮靜者修之則壹味悼公此言則公族之選可識矣韓詩外傳云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惠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溫溫乎其義不可大也慊乎其廩不可劇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篇名皆作彼汾序以為刺儉也其君儉

以能勤刺不得禮也今按篇中絕不見有所云儉以能勤者鄭玄即以采莫采桑采蕢當之然以國

君而躬行采菜有是事否或曰此影語也人主而親細民之事為勤儉則有並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采莫之為者矣果爾則篇中曰彼其之子又曰殊異乎公路何以稱焉崔靈恩集注于此序其君儉以能勤句君下有子字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也朱子從之而第不取其采菜之說但以章首二句為興體愚不知其所謂興意安在為美為刺皆不可解且以殊異乎公路等語謂刺其儉嗇褊急之態外不似貴人是矣然上文曰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不應極其贊美若此如英如玉政自其氣象見之彼儉嗇褊急者果能有此氣象否乎既已如英如玉矣奈何云不似貴人乎似亦難為下轉語矣諸儒所以相沿總之為篇次所誤見此詩繫于葛屨之下于是附會牽連而為之說曰女手縫裳采桑采莫正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以貴族而與細民爭利其國之困窮可知噫說

誠辨矣祇恐詩人失笑于千載之上也讀韓詩外傳二則無貶辭愚故竊于此得詩義焉又按晉卿族太盛其後三卿卒以分晉詩人倘亦有慨于中故于公路公行公族之官深致其不滿之意與

株林刺陳國君臣淫于夏姬也

臣何以知為刺陳國君

語知之乘馬者靈公乘駒者孔寧儀行父

胡為乎株林

侵韻

從夏南

叶侵韻女今翻

匪適株林

見上

從夏南

見上

賦也胡之言何蓋音近也株林王氏以為株邑也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

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郡國志陳縣注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郡縣志云宋州柘城縣本陳之

株邑在寧遠縣南七十里寰宇記云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夏南夏徵舒也孔

穎達云楚語昔陳宣公子公子夏為御叔娶于鄭穆公  
女生子南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  
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  
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  
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朱子云淫乎夏姬不可  
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按禮寡婦之  
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遠嫌也況從其子而淫于寡婦  
乎國人不欲斥言之故相與語曰我國君大夫何故偕  
往株林乎或對之曰從夏南耳聞者又徵其辭而為之  
隱曰是必無君臣同往從夏南之理恐非適彼以從夏  
南也嚴粲云依違言  
之而譏之最切矣  
駕我乘馬  
韻說音稅豐氏  
本作稅

野馬乘平我乘去駒  
虞韻釋文作驕舊音駒沈云或作  
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

同朝豐氏本作  
食于株  
虞韻賦也具車馬曰駕孟子乘  
輿已駕是也陸佃云諸侯乘馬駕

四我代君自我下文我則代大夫自我也說文云釋也猶舍止也株野說見上章乘我之乘與駕義同乘駒四駒與乘馬同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毛傳云大夫乘駒孔云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謂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陸云馬二歲曰駒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又又句字音拘則以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耳曰朝食于株則在株越宿可知此章答上匪適株林二語曰爾謂彼適株林者非徒夏南也然則彼駕乘馬者方且說于株野彼乘駒者方且朝食于株此非徒夏南而何曰株林則其地尚泛繇株林而株野繇株野而食于株明明在夏南之所居矣於乘馬者言稅野於乘駒者言朝食互相備也抑又若甚大夫之惡以為君諱者然所刺之大夫則孔寧儀行父是也呂祖謙云駕言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亦不可得也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

國無從非彞無即滔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  
念膚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  
不亦瀆姓矣乎即此詩所詠也按徵舒父御叔於靈公  
為從祖父故曰瀆姓未善云衛之亂至于牆有茨而極  
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  
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  
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  
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序云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申培說云

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子貢傳亦同然則言  
乘馬又言乘駒當作何解豈靈公忽而乘馬又忽  
而乘駒乎

東門之楊刺陳靈公淫于夏姬也

周語定王六年單襄公假道于陳以

聘於楚大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司空不視塗場功  
未畢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今按此詩言楊葉牂牁肺  
肺皆赤色也霜降後則楊葉色赤正心星晨見之時  
而辭又近淫奔之語是  
以知為刺淫于夏姬也

東門之楊

陽韻

其葉牂牁

陽韻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陽韻

楊

木有黃白青赤四種以下文牂牁推之此楊正謂赤楊  
耳其葉牂牁紀時也牂羊名說文以為牡羊毛傳以為  
牝羊言牝近之愚博求其義則牂乃赤色羊也按前漢  
書天文志云牂雲如狗赤色又太歲在午曰救牂午亦  
火德其色赤則牂之為赤色也明矣曰牂牁者明其葉  
葉俱赤如牂羊之色然也陸佃云赤楊霜降則葉赤材  
理亦赤昏本作昏說文云日冥也期說文云會也謂訂  
其相見之期會也明星解見雞鳴篇煌煌說文云輝也輝

者火光也曰煌煌者光之盛也靈公經東門而適株邑以淫于夏姬其相訂約皆以昏為期及至啓明之星煌煌然而猶盤桓不忍去也此詩當與月出株林二篇合看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則昏以為期可知矣曰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則何東門之揚此章楊字其葉肺肺但明星煌煌而已哉

叶霽韻讀如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辨晢也之晢與晢不

同彼从析此从折賦也肺五臟之一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疏云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

赤曰其葉肺肺者言葉之色似之亦明其非一葉也又肺之色比胖為更赤然則楊葉之色肺肺然為深于霜

降之時矣此以見公之淫于夏氏不一而足株林之序所謂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者也晢說文云昭晰明也

从日折聲引禮記晰明行事之晰徐鍇云今禮記作質明假借也明星晢晢蓋天將曉而東方明之時小星已



不見惟明星尚  
了了可辨也

#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男  
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

者也今按經文有昏字禮娶婦以昏而霜降亦昏  
姻之時荀卿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謂霜降

而婦功成嫁娶者行馬是也從其說亦自可通特  
以親迎不至雖曰失禮然亦猥事必如此一一盡

錄之經恐里巷歌謠不勝錄矣朱子又改為男  
期會而負約之辭郝敬非之云暮夜郊外林莽相

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乎非情也子貢傳有朋  
友二字而下父闕不知其意云何章潢以為刺失

信義也托言黃昏為期而至于明星煌煌晷則  
失其為約矣語意近似而要無稽據申培說闕文

# 東門之池刺陳夏姬也淫于一君二鄉焉

按左傳陳  
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求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穀梁傳亦云陳靈公通于夏微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即此詩所咏也篇中曰彼美淑姬

故知為刺夏姬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叶波歌韻

彼美淑

陸德明本豐氏淑本俱作叔後同姬

可與晤歌

韻曰池

興也

池毛傳云城池也

孔安國云停水

孔安國云

則此池近在

城門言之則此池近在

城門言之則此池近在

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郡縣志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漚說文云久漬也毛云柔也孔云謂漸漬之使之柔也東門之外有池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

愚按詩之興意以東門之池乃公共之所人人可往無  
禁止也漚者漸漬之辭猶云可以浸淫而無害也麻解  
見丘中有麻篇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為言微也陰精寢  
密女作纖微也麻止于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為  
衣陽成于三物以化故三變縷布也宋均曰麻枝葉成  
謂之衣三變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積成為縷  
三變也彼美淑姬指夏姬鄭穆公之女姬姓云美淑者  
反言之也又陸德明本淑作叔按姬為鄭靈公之妹以  
長幼序之故云淑姬謂之彼美正美其色耳晤說文云  
明也字从日劉熙云人聲曰歌柯也以聲吟咏如草木  
之有柯葉徐鍇云長引其聲以誦之也謂之晤歌者言  
相與和歌于白晝之下非幽隱無人之地也下倣此殷  
大白云池也而漚麻淑姬  
也而晤歌其為用亦鄙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豐本俱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韻  
興也紵說文云縠屬  
作亭  
細者為絳粗者為紵  
陸璣

云紆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剥之以缺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緝謂之繳紆今南越紆布皆用此麻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

叶先韻居賢翻

彼美淑姬

列女傳作孟姜

可以晤

列女傳作寤

言

叶先韻俛堅翻興也爾雅云白華

野管陸璣云管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及曝尤善也邢昺云白華亦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濮一之云左傳雖有絲麻無漚管蒯蒯與管皆謂茗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管也范祖禹云管可為屨許慎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譬也又周禮注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愚按此詩三章語意相類非

徒取變文叶韻已也誠見一姬耳而有與之歌者又有與之語者又有與之言者其穢德彰聞為已甚矣直書其事而醜自見猶之一東門之池而麻漚馬紵漚馬管亦漚馬尚復有清池哉姬淫于陳靈公孔寧儀行父適符三人之數又古入貴麻與絲並言故說文曰衣錦繡衣曹風曰麻衣如雪所謂雖有絲麻不棄菅蒯是也然則麻以比靈公而紵與菅則孔儀二人之況耳詩之屬辭精切而渾厚不露如此

###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俱闕文朱子以為男女會遇之辭蓋

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然則夫子何以錄之于經乎序云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舊說遂以淑姬為所思之賢女欲藉其晤歌晤言為成德之助言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耦日夜處而無間與之對歌以相切化庶

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  
漸漬而不自知也于義迂甚

月出陳靈公淫于夏姬姬子徵舒將弑公國人作此

詩以諷

靈公名平國春秋宣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據周語實定王之八年也左

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廕射而殺之史記亦云靈公十五年與二子飲于夏氏罷酒出徵舒伏弩廕門射殺靈公此詩篇中三言舒字指夏徵舒也殺機已動而公猶不知止故國人作此詩以諷告之諺云姦近殺可畏哉三復此詩為之毛悚汪克寬云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注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弑焉夫人君之舉動尚謹于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況可紊男女之別恣為獸之行其不為朱溫之萬段者幾

希矣張洽云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庶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考之外傳單子如楚過陳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于三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于閭巷小人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月出皎

篠韻陸德明本俱作皎

兮佼

石經陸本豐本俱作皎後同

人僚

篠韻陸本

作療豐

本作遼兮舒

豐本作窈

糾

兮勞

心悄

篠韻兮

賦也

本作遼舒豐本作窈糾兮勞心悄兮篠韻賦也  
云月主陰司昏俾夜作畫比女色也皎說文云月之白也佼說文云交也从人从交佼人交乎夏姬之人指靈公也僚說文云好貌當月出之時而見此交夏姬之人僚然皎好與皎月相映也舒夏徵舒也舉名以告詩人

之辭亦顯矣竊說文云深遠也以處心積慮言糾說文云繩三合也取以象徵舒意中憤恨絞急之狀曰勞心者國人自謂也後倣此悄徐錯云憂思低小也錢氏以為至于心勞也此第一章摹寫公初見夏姬默憂是也而其子徵舒邑不自得之容如此

月出皓

韻豐本作

皤

兮佼人憫

陸叶皓韻胡老翻皤蒼作憫云妖也

兮舒憫

受

叶皓韻時倒翻

兮勞心慄

采叶皓韻蚤翻

兮

賦也皓本顓說文云貌劉字說文不載當

作劉殺也憂靈公交乎夏姬將見殺也如是詩人之辭抑又顯矣憫字說文亦不載當即惡字愁也楚辭云傷余心之憫憫是也受說文云相付也徐錯云上下相受也蓋不勝其傷心之痛而私有所授意于人將以圖公也慄說文云動也王安

月出照

嘯韻豐本作燎

兮佼人燎

叶嘯



韻力照翻兮舒夭紹時叶嘯韻兮勞心慘叶嘯韻讀如隋

豐本作宵當作慄五經文字兮賦也照增韻云明所燭也燎說文

作慄豐氏本作慄兮云放火也舒弒計已成公將遇害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也天說文云屈也徐云夭矯

其頭頸也紹說文云緊糾也不反顧無二慮之意慘毒

也猶痛也君父遭難其可毒痛孰如之大既明斥舒名

以告君矣而公終不悟愚哉其後宣十一年冬楚莊王

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

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少西者徵舒祖子夏之名楚語

蔡聲子曰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于鄭穆公生

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諸侯

月出三章章四句子貢傳闕文但存朋友二字中

即如所言相期不至亦是常事而永夜悱鬱若此

意亦近之而於義甚泛朱子改為男女相悅相念之辭不獨理味索然抑且有害風教聖人何為而不刪之乎

澤陂代為夏姬思陳靈公儀行父孔寧而作蓋以醜

之

序云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錢天錫云蓋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

碩大且儼可見如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愚按此必夏姬之作或國人代為之言以志刺其在靈公被弑孔寧儀行父奔楚之後乎序所謂男女相說男則一君二卿是也女即夏姬是也

彼澤之陂有蒲

讀詩記豐氏本俱與荷歌韻樊光爾有作蒲風俗通作藪雅注作茹

美一人傷

魯詩作陽云予也

如之何

歌韻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歌韻

興也澤國語云水之鍾也應劭引傳云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陂毛傳云澤障也孔穎達云謂澤畔障水之岸蒲說文云似莞而禰有脊滑柔而溫陸佃云水草也生于水厓可以為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嚴粲云按斯干下莞簞云小蒲則莞精蒲粗矣左傳云澤之莞蒲舟鮫守之名物解云蒲香草也生于春盛于夏與荷同其榮枯荷爾雅云芙蓉其莖茄其葉遺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陸佃云荷總名也葉華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為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郭璞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葉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羅願引周書云魚龍成則藪澤竭藪澤竭則蓮藕掘孔云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言之非生于陂上也郝敬云淫義生于水故以澤比蒲荷蘭菡萏皆柔弱浸淫之物水草

相依比男女相狎荀子云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陸佃云荷善傾歆蒲無骨榦而柔從愚按三章皆言蒲葦蒲所以為席故姬取以自況也首言荷興靈公也有美一人孔寧儀行父三人之況也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公既被正指靈公傷痛也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公既被弑故云傷如之何也說文云寐覺而有言曰寤無為言他無所事也涕說文云泣也毛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云經傳言墮涕出涕皆謂淚出于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于鼻也又素問云涕之與泣譬人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據此則泣為淚涕為鼻涕今俗謂鼻涕為涕是也愚按增韻涕自鼻目涕鼻涕二義泗本水名以其源有四故从水从四此言涕泗亦以目鼻四竅俱出涕故謂之泗今文中有云涕之泗者深得其義非以涕與泗並言也滂說文云沛也沱流貌易出涕沱若是也皆彼澤之陂有蒲與藺

叶先韻居賢翻有美

鄭玄改作達非

哀死之辭

一人碩大且卷

叶先韻達員翻陸德明本作睦豐本作姥

寤寐無為中心悵

悵

先韻

興也

蔣寧

則寧

見陳洧

篇按殺

梁傳列

女傳孔

寧

之

卿儀

行父乃

異姓之

卿

此詩首

言荷非

一蔣蓋

比儀

行父也

有美

一人

正指

行

父碩大

以形體

碩大

而

悵

舉

動且

又能

委曲

也悵

說文

云憤

也悵

悵者

悵而

又悵

父

毛云

猶悵

也公如

對

曰亦

似君

徵舒

聞其

言而

病之

公遂

不免

而二

子

皆

奔生

離死

皆胎

之

一言

故雖

思之

而又

恨之

彼澤

之陂

有蒲

菡

說文

豐本

俱作

菡陸本

菡

作

荅又

作歐

菡

叶

菡韻

待檢

翻說

有美

一人

碩大

且儼

瑑

瑑

瑑

瑑

韻說

文韓

詩太

平御

覽俱

作嬌

薛君

云重

頤也

楊慎

云言

美人

豐豔

體外

寤寐無為輶

陸本文選注

豐本俱作展

轉伏枕

叶琰韻

知檢翻

興

也菡萏荷華之未舒

者徐鍇云菡猶含也未吐之意陸佃云菡萏實若呂隨昏昕闔闢焉陸璣云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蕖通曰芙蓉荷之莖葉華實等名甚多菡萏特荷中之一物耳公孫寧亦公族中之一人故以為比又或以其年少云然有美一人正指寧也儼毛云矜莊貌言其形體碩大而且能為矜莊之容以副之也舊說以此為稱婦人之美儼然可敬愛如車牽之碩女云者然謂之曰儼則非淫佚之婦所稱明矣輶輶車轆物也轉運也皆形容臥而不周之意解見關雎篇伏偃也偃臥而以首據枕謂之伏枕朱子云輶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以其出奔在楚無相見期故思之春秋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胡安國云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弃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于討賊

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褚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列女傳云夏姬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左傳楚莊王討夏氏遂殺徵舒而滅陳欲納夏姬以申公巫臣諫而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鄭國何不祥若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絡之妹也子絡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子靈巫臣字

子蠻子貉皆鄭靈公字姚寬云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澤陂三章章六句

舊說皆以為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詩朱子亦然坐繇未深玩詩

詞而得其指耳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洩治諫而死君子傷之則每章首二句當作何取義不足信也

旄丘責衛不恤鄰也狄迫逐黎侯黎侯求救于衛衛不能救黎之臣子怨之而作是詩也

左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



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馬不德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繇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今按：晉滅潞而鄆舒遂奔衛，則衛與狄之素相好可知。宜乎其不肯救黎也。其歸鄆舒于晉，直是畏晉威之故耳。黎雖已滅于狄，猶幸復封于晉，故知王靈不綱，則霸主自不可少。

旄陸德明云

字林作堊丘之葛

韻

今何誕之節

才

達

翻

兮

叔

兮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叶質韻兮何多日質也興也爾雅云前高旄丘李巡云

必益翻兮何多日謂前高後卑下也又王雪山云

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名旄頭言羽

毛之多亦通寰宇記云在澶州臨河縣東誕毛傳云濶也

按說文誕詞誕也徐錯云妄為大言也故誕轉訓大又

因訓大轉為濶也節本竹約之名葛亦有節鄭玄云土

氣緩則葛生濶節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葛長

大而節疎濶因追述之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

濶也以興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思相及亦當如葛之濶

節蔓延相連及也陸佃云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

遠者取譬瓜葛一說郝云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

截者葛亦不斷之物毛遂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日出

而言日中不決即此意也亦通季父曰叔父之兄曰伯

凡兄亦曰伯皆尊稱衛臣之辭先叔後伯者取其叶韻

范景文云衛兄弟之國也其臣亦兄弟也而呼以叔伯

式微之臣固應如是耳何多日者言何其多日而不見

救也觀後章有狐裘蒙戎之語則自暑歷寒其久可知  
鍾惺云多日二字立言甚妙不作絕望之語深于責人

者也朱子云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何其處

叶語韻也

必有與語也何其久

叶紙韻也

必有以

紙韻也

呂氏春秋此二句在

何其處也二句之上賦也處止也與猶偕也春秋帥師例能左右之曰以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我黎君求救于衛何其止于彼而不來其必有與吾君相偕而俱來者耶何其為時之久而未來其必有能扶持左右之而

後來耶蓋凝望之切如此

狐裘

豐氏本作求

蒙戎

東韻豐本作茸

匪車不東

韻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東韻也

蒙戎

通毛

說文云毛犬之多

毛者茸草生茸茸貌左傳士為賦詩云狐裘羆茸杜預云亂貌呂祖謙云狐裘之貌是也匪通作非車謂黎君

所乘之車東指衛也鄭玄云黎國在衛西此章因衛不來故而為悵悵之辭言我君自夏適衛至今已服狐裘之服矣非不親乘車而往東也其如衛之叔兮伯兮漢不關念竟無有與我君同來者我亦奈之何哉

瑱

陸德明本作瑱

兮尾兮流

爾雅注作鸛

離之子

韻紙

叔兮伯兮

袞

釋文一

如克耳

為貝聲也

比而賦也

瑱通作貞

說文以

尾說文云微也流離爾雅作鸛鸛陸璣云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鸛鸛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蘇轍云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袞說文云衣袂也嚴粲云凡盛服則有瑱名為克耳非真塞其耳也袞如克耳蓋象其袞衣博帶之容袖如克耳之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李氏云衛不救黎非唯失睦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陳際泰云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責衛不救王臣也  
式微旄丘之葛責衛不救寄公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為黎侯出奔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然衛實以不

救黎致怨非不禮也申培說以為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然

黎侯特往衛請救尚未失國非不克納也序則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

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按史記衛自康叔而後至貞伯七世皆稱伯至頃侯始稱侯

或謂衛先世皆任方伯之職其說似與序合至頃侯乃失其職始夷而為侯然孔穎達謂康叔之後

為時王所黜故但稱伯不稱侯及頃侯始賂夷王而復之則又與前說相左要之赤狄奪黎氏地其

事載在左傳甚明吾但從其有據者耳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出序子貢傳云黎大夫勸其君以

歸國賦式微孔穎達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羅泌路史謂黎子姓侯爵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

十八里有故黎侯城而吕氏春秋則謂武王封帝堯後于黎城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按此詩

及旄丘皆黎臣所作旄丘則作于居守者此詩則作于從行者黎侯名陽見水經注

式微式微

韻

胡不歸

韻

微君之故

韻

胡為乎中

露

遇

韻

傳作路

賦也

爾雅云

式微

者

微乎

微者

也

式

鄭

玄云

發聲也

孔云

以君

被逐

既微

又見

卑賤

是至

微也

下文微君之微訓如式微之微皆謂細也李氏云以微視之若無有也故猶事也中露露中猶中林中谷倒其

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不見茫覆如人之失國者言越在草莽也嚴云君何不歸乎彼以微視吾君之事如無

有矣失國大故也衛人以微視之不以吾君之事為事也無望其救患矣君何為處此露中乎舊說于微君之微云猶非也則不應一篇之中而上下文用字頗異且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謂我若非君之故何為處此亦豈臣子所宜言哉左襄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式微式微開季武子取卞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式微韻

胡不歸

微韻

微君之躬

東韻

胡為乎泥中

東韻

身也

胡安國云躬

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躬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如人之卑賤者言辱在身矣何為處此泥中乎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矣何為處此泥中乎又毛傳以中露泥中皆衛邑名鄭玄謂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水經注云黎陽在魏郡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為乎泥中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黃震

辨之云以中露泥中為二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  
理鄭曉云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式微二章章四句

臣培說謂黎侯失國寓于衛其勸之歸今按黎侯若既失國

當何國可歸曰胡不歸則是作詩之時國猶未失也其後因衛不往救黎始失國卒賴晉景公復立之耳又劉向列女傳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遺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然則此詩乃二人所作其問答宛肖宜若可從者惟合旒丘詩觀之乃始見其為一時主憂臣



辱之言小序所傳必非無本且因此而見錄于詩  
亦以其有關係于國家存亡之故耳至若列女傳  
言黎莊夫人乃衛侯之女則衛不徒與國實為婚  
姻黎之望援者以此而亦可見此詩之出于黎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七

明 何楷 撰

周景王之世詩二篇

子衿鄭子產不毀鄉校也

序云判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意亦近之而

特未明此詩立言之旨按左襄三十有一年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  
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  
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王應麟云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諸侯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書而以學  
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類宮鄭之鄉校而已愚按鄭時  
有毀鄉校之議故至鄉校者頗少子產意在使夫人  
遊焉論學之餘因之議論國政而知其所行之得失  
所以通篇皆屬望  
生徒來遊之語

青青子衿

侵韻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衿

悠悠我心

侵韻縱我不往子

寧不嗣

韓詩作詒音

重言青青者不一青也以生徒之衆而

言子指生徒也衿與襟同古作衿爾雅云衣皆謂之襟  
孫炎云交頤也說文云交衽也古者斜頤下連于衽名

衿衿是領之別名故傳云青衿青領也顏之推家訓云  
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鄭  
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譌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  
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毛傳以青  
衿為學子之所服其說必有本蓋古制若爾悠說文  
云憂也縱之為言緩也推開而緩言之故以為假設之  
辭我子產自謂也往往之鄉拔也寧猶豈也嗣繼也音  
德音之音謂言論也言汝生徒輩服儒者之服不一其  
人而蹤跡無常不知曾一至鄉校否有深足繫我之憂  
思者雖我身親國政不能時至彼以相省視而爾輩  
藏修息游于斯獨無議論緒餘繼續而入吾之耳者乎  
予甚望之也學記稱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是  
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返謂之大成蓋不獨學者為學之勤而為人上者視學

之勤至于如此嘗怪子產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興  
忠信斃汰侈國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其論用  
人謂宜學而後為政不以政學則似亦明乎教學之理  
者然孔子但稱之為衆人之母以為能食之不能教也  
及觀此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其所為不毀鄉校  
者不過意在風聽臚言以知所行政事之善否而已而  
于身親臨視勞來匡直之化無聞焉此孔子之所以深  
許其仁而終不許其能教也又中說載房玄齡謂薛收  
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夫子非夫子  
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  
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  
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  
則蟄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  
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以何以下行而廢也此解義自可  
通但非

詩意

青青子佩

叶支韻蒲眉翻  
叶仄韻蒲枚翻

悠悠我思

亦叶

灰韻新  
才翻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佩說文云大帶飾也

从人从几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毛傳以為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案玉藻士佩瑤玕而緼組綬緼乃赤黃之間色孔謂毛讀禮記作青字夫緼如何讀為青此附會不足信也佩用青色亦古者學子之佩宜爾今無考來來之鄉校也即未望其嗣音獨不可挑說文石經豐來而一涉足乎詞愈淺而意愈摯矣

兮達兮在城關

韻月

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韻兮

賦也挑

通

云相呼誘也徐錯云按項籍欲與漢高祖誂戰今文作挑達博雅云逃也又說文云行不相遇也蓋言其互相呼誘而逃不能使人遇之也關說文云門觀也徐云中央闕而為道故謂之關城闕城樓也在城闕者鄭玄云以侯望為樂按記曰燕辟廢其學即此是也一日不見生徒之在鄉校則思念之深有如三月不見之久子產

之屬意于聽言可謂切矣抑子產誠欲聽言即何人不可下問而獨切切于鄉校是求者豈非謂其未登仕籍率意而談罔識忌諱且士被服禮義誦述先王其是非或不入謬乎雖于教化未臻而政治自是稱美孔子贊為古之遺愛有以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云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申培說云王室下衰學

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者味詩意蓋近之然屬之王風則弟子多倍其師者味詩意蓋近之然屬之王風則無所考証當是以一日三月同于王風采葛篇語輒移置之耳其淺陋如此至朱子謂此詩猥薄不可施之學校乃以淫奔之辭目之然其作白鹿洞賦中有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何也

丰美貞女也鄭徐吾犯之妹許聘公孫楚矣公孫黑



又欲娶之女不可竟適楚此詩疑即其事

左昭元年鄭徐吾犯

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黑字子南楚字榘皙欲強娶徐妹誠為非禮妹能以義自持不畏彊禦此女之貞者也聖人以其有裨風化故錄之

子之丰

叶送韻芳用翻陸德明云說文作舛

兮俟我乎巷

叶送韻胡貢翻豐氏本作巷

兮悔予不送

韻

兮

賦也子指公孫楚也字子南丰通作豐鄭玄云面貌丰丰然豐滿也俟通

作俟待也巷里中道也悔恨也俱見說文我予皆女子自謂也送謂隨去也徐吾犯既請命于子南子皙聽女

自擇所與故子南來女家而女所居在巷必先繇巷而後適堂子南始之至巷以待此女女驟見之已有委身從一之意特以禮在別嫌故不敢送也不當送而不送姑托為追悔之辭以自解非真恨其不送也何者此女明于禮

子之昌

韻陽

兮俟我乎堂

韻陽

兮悔予不將

韻陽

者也

良兮賦也昌說文云美言也上曰丰贊其容貌之美此翻兮曰昌贊其言辭之美俟我乎堂則左傳所謂戎服而入之時也將者携持之謂悔予不將猶云恨不與之相見也未成為婦自無相見之禮左傳亦曰女自房觀之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韻陽

叔叔豐氏本作

兮伯兮駕予

與行

次陽韻寒剛翻

賦也士昏禮云

女次純衣纁衽

衣而此云衣錦者據鄭玄解衛詩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以此推之則純衣纁衽乃新

婦之禮衣而衣錦裝衣則嫁時在途之衣也又親迎之  
禮壻御婦車授綏姆為加景衣乃驅景衣即裝衣也解  
見碩人篇亦謂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是也孔云婦人之  
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湏韻句  
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裝叔  
少也幼者稱也伯長也此從嫁者之人各就其長幼而  
呼之非必謂父與己之昆弟也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  
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女自他邦來  
嫁婦人送者不踰境丈夫送者贈之如前禮此叔伯即  
所謂送者也駕命駕也女以初盟既定義不二適故觀  
見子南之後異日即盛治服飾呼叔伯之送者而告之  
曰汝速為我命駕吾將與女偕行以適子南之家矣時  
子南以子皙為梗故不敢行親迎之禮以致女身自往  
就之雖曰非禮亦變之正也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  
微韻叔兮伯兮駕

予與歸

微韻

賦也

先裳後衣

變文

叶韻

婦人謂嫁曰

南

南

南

南

夫也

大夫

婦婦

所謂

順也

說者

皆謂

女美

子南

戎服

起

乘足為

大夫

非也

女意

正以

已既

先受

子南

之聘

則子

南

南有

其道

矣故

決意

歸之

其明

理如

此

此

此

此

而陰

不和

男行

而女

不隨

孔穎

達云

鄭國

衰亂

其辭

婚

姻禮

廢有

男親

迎而

女不

從後

乃追

悔此

陳其

辭

婚

也按

坊記

子云

昏禮

壻親

迎見

于舅

姑舅

姑承

子

事

以授

壻恐

事之

違也

以此

坊民

婦猶

有至

者事

事

事

亦與

此相

類但

如此

則不

過閭

巷敝

俗雖

復追

悔

悔

亦自

不異

人意

何必

遂錄

之經

乎若

子貢

傳申

培

培

說則

皆以

為公

子小

白適

莒齊

人慕

之而

作是

詩

詩

此但

見齊

詩中

亦有

子之

昌兮

及俟

我于

堂等

語

語

遂因而附會之耳然衣錦裝衣二句當作何解豈  
小白亦婦人耶朱子改為婦人與男子失期既乃  
悔之而作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  
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所私之地既稱伯又稱叔  
何所私  
之衆哉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八

明 何楷 撰

周敬王之世詩一篇

下泉曹人美晉荀躒納周敬王也

焦贛易林蠱之歸妹其繇云下泉苞

狼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今考詩與春秋事相符合焦氏所傳確矣當從之按左傳國語及杜預章昭注昭二十二年周景王崩先是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至是單穆公旗劉文公狄奉子猛立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王景王之子孫以作亂單子劉子奉子猛出奔冬十

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將以  
納王于王城己而子猛卒周人謚曰悼王者是也猛  
母弟王子匄立是為敬王晉師伐京園郊子朝  
敗王使人告間晉師還未幾子朝入于尹單子劉子  
伐尹敗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王如劉王子  
朝入于王城尹辛敗劉師尹文公圍遂立王子朝時  
昭二十三年六月也于是子朝稱西王天王居于狄  
泉稱東王狄泉者成周之城周墓所在杜預云今維  
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召簡公盈南宮嚚及甘  
桓公俱從子朝晉侯使人涖問周故問于介衆皆以  
子朝為曲乃辭子朝不納其使二十五年夏晉人為  
黃父之會謀王室也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曹人與焉其君則悼公午也期以明年納王越明年  
劉師與子朝之師戰又敗王出奔次于滑七月晉荀  
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一月晉師克鞏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天王入于成周晉師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二十七年秋復會于扈令成周也曹人亦與焉時子朝餘黨僇扁之徒多在王城王畏之昭三十二年劉文公與莒弘欲城成周距子朝作亂之時十年矣按王城在澠水西周公所營以朝會諸侯之地謂之東都今河南是也成周在澠水東周公所營以處頑民之地謂之下都今維陽是也天子使告于晉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其君則隱公通也至次年春竣事穀梁傳云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趙汭云周室東遷而後下陵上替已久鄭莊

公言天既厭周德晉女叔寬以萇弘謀王室為違天邪說誣民非一日矣然天子一命城成周而諸侯大夫奔走恐後則人心猶不忘周也夫人心在周則天命未絕于周矣此聖人為東周之微意愚按自是而後列國不復知有王矣故夫子之刪詩終于此

洌彼下泉浸

陸德明本豐氏本俱作寢後同

彼苞稂

陽韻懶我寤歎念彼

周京

叶陽韻居良翻說文云水青也易井洌寒泉食是也从二者說文

比而賦也洌洌字易混从水者

云寒也詩有洌洌泉是也此洌字從水當同易解下泉毛傳云泉下流也孔穎達云爾雅沃泉縣出李巡謂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愚按下泉即指狄泉也浸漬也淫也苞爾雅云稂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稂郭璞云今人呼叢繖者為稂爾雅云童梁也說文作節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

之董詵陸璣亦云禾秀為穗而不成莢然謂之童梁  
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又郭璞以為莠類羅願  
云狼惡草也與禾相穰故詩人惡之古者以飼馬魯仲  
孫它馬餽不過狼莠謂此也按詩稱稼之茂美繼之以  
不狼蓋不莠莠既別是一物則狼亦當是一物故郭璞云  
莠類蓋未能的知其物故稱其類耳而許叔重陸璣以  
為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按本  
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  
然則此物似是狼耳狼尾則亦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  
謂之狗尾草狼名狼尾則亦相類毛傳云狼非漑草得  
水而病愚按苞狼以比王子朝及其黨靈景之族以其  
皆周同姓亦如狼之于苗也王所居有下泉焉能浸苞  
狼使之病死胡予朝之黨盛行而莫之能制乎詩人之  
所以愷歎而念周京也愷博雅云滿也敵王所愷之愷  
其字以心配氣怒蓄于心而氣滿也說文以為太息也  
嘆本作歎說文云吟也徐錯云此悲歎也云臨歎者悲

憤在中惟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愾然發歎矣一說黃光  
昇云入畫間應接多則不暇思至于夜而寤百慮叢集  
凡憤懣無聊皆于此時思之亦通周京謂周室之京師  
指洛邑也子朝周之同姓主于朝而言故先言周而後  
言

汭彼下泉浸彼苞蕭

叶尤韻 陳鳩翻

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尤韻 比而賦也蕭解見采芻篇苞蕭以比王城之百  
工黨于子朝同惡相濟者所謂蕭牆之內之人也羅云  
周人尚臭以鬱合鬯灌以主璋而使臭陰達于淵泉既  
奠然後賦蕭合黍稷擅鄉藝之而使臭陽達于牆屋牆  
內乃藝蕭之地故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吏而  
在蕭牆之內也京周謂京師之周室主百工言之故先  
言京而後言周

汭彼下泉浸彼苞蕭

支韻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支韻 賦而比也著蒿屬陸璣云似籟蕭青色科生說  
文及博物志皆謂生千歲三百莖而五行傳以為百年

一本生百莖史記以為千歲一本生百莖論衡以為七  
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未之詳也龜策傳云上有  
壽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  
上常有青雲覆之又云蓍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虎  
狼草無毒螫白虎通云蓍之言耆也陽之老也羅云蓍  
之為字从耆耆者六十歲也王充論衡云孔子曰蓍之  
為言耆也老人歷年多而更事久似能前知然何獨六  
十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  
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  
丈者取八十莖已上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  
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然則自其可  
用者言之廣為六十莖從為六十寸故應耆耳陸佃云  
蓍草之壽者也卦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于此故謂六  
十曰蓍愚按羅之說近迂陸為近之苞蓍以比王城之  
中亦有老成人而從子朝為逆者如尹文公召伯奭南  
宮極之類也京師與周京京周同篤公劉詩云京師之

野董氏云所謂京師者蓋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曰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而公羊傳則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上二章皆言周此但言京師者以言周則嫌同于列國隱然有尊共主以號令天下之意

芄芄黍苗陰雨膏

叶號韻之四國

有王邠

易林路史俱作荀

伯勞

叶號韻之

比而賦也芄說文云

汎

汎然若風之起苗說文云艸生于田者其字从艸从田會意羅云黍之秀特舒散故說者以其象火為南方之穀詩亦云芄芄黍苗以此也膏潤也凡以脂膏潤物曰膏此借用耳陸佃云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急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稿矣將以潤之乃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為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隔轍言夏雨

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國語趙  
衰謂秦穆公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  
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正  
與此詩意同晉以盟主糾合四國効力成周所謂陰雨  
也四國四方諸侯之國王指周天子四國有王者言四  
國共戴一王皆以王之事為事也郇伯晉荀躒也徐鉉  
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後人去邑為  
荀今按郇侯本文王子左傳富辰謂畢原鄭郇文之昭  
是也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故郇國也今解故城東  
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城服  
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左傳成六年晉人  
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不如新田土  
厚水深乃遷新田是則郇地本為晉所滅其子孫仕于  
晉宜矣荀躒稱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

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所謂知伯即荀躒也諸荀在晉  
別為知與中行二氏故又稱知伯勞猶勉也勞來奔走  
與四國相慰藉也又按此詩固美晉荀躒然亦有譏晉  
項公之意馬諸儒于春秋論之詳矣昭二十三年經書  
晉人圍郊胡安國云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  
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  
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  
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  
介問宮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馬勤王尊主之義若  
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又按圍郊之後王使人  
告閒暇于晉晉師遂還邾敬云向使晉人盡忠王室無  
懷二國周惟恐晉師不留何告閒之有告閒則晉之師  
可知也二十五年經書會于黃父高氏云自二十二年  
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  
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  
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



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  
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  
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  
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于此著諸侯之無霸也二  
十六年經書天王入于成周按左傳晉荀躒趙鞅帥師  
納王晉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季瑾云晉人納  
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  
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于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  
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五年然  
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  
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沈長卿云  
按傳晉師克鞏乃荀躒趙鞅帥師納王而子朝之告諸  
侯亦曰晉為不道是攝是贊則晉有功于周明矣經顧  
浚之但書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蓋罪晉之慢也桓文定  
王室之難在俄頃間而克鞏之師遲至六年必待其告  
急而後勤王功不掩罪可謂盟主乎是時意亦同此在

荀躒之勤王固可美然天子有難聞至五年之久而後始遣荀躒合四國以勤王在晉頃則可刺也秦苗之仰陰雨深矣晉之泄泄如此其何以為盟主此詩人言外之微意周室雖衰而是詩之忠誠激發如此文武成康之德澤有深入于人心者也夫子錄此為變風之殿亦所云傷天下之無霸者乎胡安國云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盆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孔叢子戴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序則以為思治也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而思明王賢霸也申培說謂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朱子謂王室凌夷而小國因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皆附會揣摩之語至鄆伯有勞四國之功他

經傳絕無所載毛傳解為諸侯有事二伯述職鄭  
玄改以為州伯孔云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  
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為之無邠侯  
者知為收下二伯也鑒亦甚矣唯竹書載昭王六  
年王錫邠伯命然不知其  
何所表見子貢傳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後

明 何楷 撰

屬引

何子曰美哉周易之有序卦也越數千年卷帙粲然序卦之烈也予既論次詩世著之小引以為定本昇時陵谷遷貿倘繆厥傳不其怙而爰倣序卦作屬引一篇其辭曰

維予宅閩漳之浦厥有名山謚曰九侯盾于少康從會  
稽來游余論其世以誦其詩爰有公劉始遷于豳居其  
高丘詩表殊尤曰篤不忘是三百五篇之權輿而敕臯  
侯汭之箕裘也 維豳有風士農女桑公劉篤之以啓  
靈長故次之以七月 當夏省耘吁嗟求雨于社于方  
又御田祖故次之以甫田 及秋省斂報祭于方厥有  
黍稷無用犧羊故次之以大田 三時不害慶此年豐  
孟冬息老八蜡咸通故次之以豐年 豈惟祭蜡亦復

祠社以續禾稼故次之以良耜 既蜡而臘先祖五祀  
屬民飲酒正位以齒故次之以載芟 有飴其香酒醴  
維醺速族人以序族夏是取故次之以行葦 夏道既  
湮杞不足徵賴周祖公劉存此八篇豈惟杞微繫宋亦  
然及正考父如周商頌以傳十二存五聖人愾焉試尋  
厥世自盤庚先故次之以長發 長發大禘上溯高辛  
越高宗祭成湯用樂娛神尚鬼尚聲于茲可論故次之  
以那 高宗彤日越有雉雊黷于祭祀傳氏以謀故次

之以烈祖 鼎耳告異責躬思道重譯來朝景員是保  
追報上甲殷邦肇造故次之以玄鳥 維王大仁靖殷  
乃雍既其歿也廟號高宗故次之以殷武 殷武之後  
殷道復衰組紃初興亶父遷岐舍伯立季將傳昌為洽  
陽作合武乙之時故次之以關雎 淑女充媵御以百  
兩九鳥成鳩九女是做故次之以鵲巢 關雎鵲巢太  
姒之德宜室宜家國人攸則故次之以桃夭 維太姒  
有徽音方兆多男故次之以螽斯 宜爾子孫貴在惜



福衣錦尚絅毋忘中谷故次之以葛覃 洎武乙震死  
文丁嗣之翳徒不道公季靡之三大夫是獲九命作伯  
故次之以采薇 白華笙歌取此常華功高名忌塞庫  
因季洎西伯昌受命思積賢自倬故次之以卷耳 卷  
耳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可示旨酒筐將故次之以鹿鳴  
非徒尊賢尤善養老合語乞言敬祝壽考故次之以  
南山有臺 亦越季冬命國人合三族君子以悅小人  
胥樂故次之以伐木 時昆夷玁狁並起跳梁命南仲

城朔方又復西行臣忠婦義獨居感傷故次之以艸蟲  
艸蟲既過采薇南山是曰南陔南仲方還奏凱遲遲  
詩以勞之故次之以出車 維此出車又名華黍更代  
仲歌來諗將母故次之以四牡 既勞還帥亦勞還役  
何以異歌賜不同格故次之以扶杜 是師之行在帝  
乙三年六月周地震西伯怵然遣使四出交鄰禮賢故  
次之以皇皇者華 自西土光四方遂進爵為公維太  
妣親蠶夙夜有事于公宮故次之以采芣 內有賢助

外有武夫無成代終公侯以娛故次之以兔罝 公侯  
作牧典治南國曰維下濟譬彼樛木故次之以樛木  
樛木嘉魚南方之美來朝式燕主賓咸喜故次之以南  
有嘉魚 既化有邦風及在位節儉正直維召南諸大  
夫之治故次之以羔羊 羔羊大夫小星衆妾陽治陰  
教于斯畢浹故次之以小星 衆妾與嫡俱或歸以須  
而不寧其孚則安能有其家故次之以江有汜 當斯  
時也內無怨女求我庶士六禮斯舉故次之以標有梅

迨吉迨今匪禮不行漢神可望不可即言刈其薪欲  
得荆故次之以漢廣一醺不復改而敢以疾倍故次  
之以茱萸茱萸亦已惡不害我自芳馨鹿雖云健不  
令彼得狂故次之以野有死麕是維文王德刑寡妻  
母儀克正以範中閨先姜後任克與之齊周室三母麟  
兮麟兮故次之以麟之趾緊公子振振長子發中子  
旦皆聖人闔虎諧之牖里邁屯用史巫紛若婦勗其臣  
故次之以殷其雷奇怪物既獻辛乃釋怒賜弓矢鉞

鉞遂伐密須得其路與鼓爰以大蒐式彰我武故次之  
以騶虞 伐密復滅崇始作邑于鄧鄧邑本崇地而有  
彊暴戎召伯聽厥訟女不彊暴從故次之以行露 都  
鄧既三載乃始作辟靡譽髦喜既見由儀自春容故次  
之以菁菁者莪 自作辟靡後殷辛甲出奔周下至畿  
內民惟文王之求故次之以汝墳 汝墳魚潁尾於虜  
生靡樂文能咸和民臺沼相繼作于以燕嘉賓翫彼物  
魚躍故次之以魚麗 厥享國五十年大統未集武王

嗣西伯曰予亂臣十有婦人焉維齊邑姜追其教成婦  
順克明故次之以采蘋 惟彼蘋藻女子之祭諸侯五  
廟歲事是繼夫人薦豆君則羞饍燔炙殽脯繹祊靡替  
故次之以鳧鷖 鳧鷖享公尸武猶在諸侯及毋野歸  
來草殷為周前歌後舞飲至優游故次之以魚藻 溯  
自古公實始戡商周原築室蹶生文王天下初定尊號  
未遑故次之以綿 追王三后上及亶父邦甸侯衛咸  
駿奔走故次之以旱麓 爰述先德森森有條追王匪

私仰契層霄故次之以皇矣 乃望祭岐山大告武成  
子孫當保此有夷之行故次之以天作 越及次年薦  
殷太廟禮成受釐有俶是詔故次之以既醉 朝臣已  
內和萬國已外驩四方皆來徹歌以繁又名昭夏文廟  
是觀故次之以雖 維此文考能刑文母在宮如在廟  
實太任有造故次之以思齊 是名齊夏又有章夏推  
教子作人久道以成化文武具章相聖賢之流亞故次  
之以棧樸 問作人伊何精意在辟靡辟靡有鼓鐘論

倫與神通縱有臺園沼至樂孰此同故次之以靈臺

文德已究矣復次武王事耕藉教公侯欲使勤地利故  
次之以臣工 亦有不為臣公侯靡足羈訪道道已傳  
母誅高節為故次之以白駒 天下大封建孟侯在妹  
邦勿若殷王受而以迷亂終故次之以小宛 維小宛  
憂傷自歎我日邁胡丁不造倏忽云逝隣社皇祖是為  
既葬卒哭之祭故次之以閔予小子 哀哉武王崩羣  
叔流言邇人刺管謂不念厥勗故次之以匏有苦葉



伊孺子搖搖周公閔斯維音嘒嘒故次之以鷖鷖公  
避居東都充盈厥膚王未得金縢書但未敢誚諸故次  
之以狼跋于後天大雷電以風王感悟將迎公于東  
故次之以伐柯周公歸只使者歛只故次之以九罭  
公居東二年歸滅武庚先四年王免喪初朝武王廟  
中揚令德之紀之綱故次之以假樂率是辟公以見  
昭考竣事勞之純嘏是禱故次之以載見辟公陞辭  
勅遣遲遲交相警戒維前王思故次之以烈文春正

月朝廟初夏嘗麥延訪羣臣欲昭考攸則故次之以訪落多難未堪重以集蓼惟羣臣助予予必無小故次之以小忠王求助匪懈羣臣咸懃維昭考陟降厥家實陟降厥士王曰敬哉疇將予就冀顯德是示故次之以敬之先是公滅武庚遂伐奄滅蒲姑既又伐淮夷遷奄君于蒲姑庚黨無逋至是師來旋首尾三年故次之以東山東山勞從軍從軍答公勤故次之以破斧時禽父宅曲阜淮夷亦犯魯惟禽父類公允文允武

獻馘泮宮莫予敢侮故次之以泮水 公既平多難閔  
管辟蔡因作詩聯宗族共藩屏周故次之以常棣 於  
是公為師述祖禰之德用告孺子王厥鑒維殷適故次  
之以大明 大明追挺生文武相繼勦鴻業今王為孫  
子烝烝庶能愜故次之以文王有聲 公具大聖才作  
師而兼相制禮作樂頒度量郊祀后稷以配天尊祖無  
以尚故次之以思文 思文郊迎長日祈穀郊在啟蟄  
美稷功與帝匹故次之以生民 既尊祖又嚴父季秋

大享五帝咸聚宗祀明堂文王為主故次之以我將

敬天事已備蜡祭及靈星亦以后稷配皮弁素服見儀  
刑故次之以絲衣 惟后稷周始祖秋袷嘗修爨俎祊  
祭後禮具舉樂章名祴夏送尸戒鐘鼓亦或名采薺用  
以節步武故次之以楚茨 四時之祭嘗與烝為備嘗  
詳饋熟後烝詳朝踐前古文良奇幻合之成一篇故次  
之以信南山 又有季冬月寢廟薦厥魚先嘗而後薦  
敬與秋嘗如故次之以潛 是為宗廟禮次及于朝廷

諸侯來朝饗禮命寧亦名驚夏列于禮經故次之以桑

扈 饗訓共儉燕示慈惠孔燕豈弟以寵嗣世故次之

以蓼蕭 嗣世有燕朝正有饗饗畢而燕其儀不爽故

次之以湛

先君諱

露

諸侯朝正或時獻功獻功之饗賜

彤旅弓饗禮無異受賜不同故次之以彤弓 獻功而

外又有貢士載以後車達于天子取名崇丘升高之比

故次之以緜蠻 洪範八政賓繼以師爰有軍禮當舉

行之維岐陽大田在成王六年被之笙歌由庚是傳故

次之以吉日

亦越九年有事太廟我客助祭白馬來

朝習射澤宮鷺羽斯肖故次之以振鷺

維茲太廟始

行大袷樂則用勺於古不襲故次之以有瞽

大武六

成勺居其次始而北出我武斯試亦名為遏遏劉取義

在九夏中納夏是已故次之以武

武後有勺是為再

成勺詩晚出舞曲始盈以其養晦名武宿夜舞莫重焉

謂滅商也故次之以酌

三成而南封建諸侯命之大

賚繹思時周故次之以賚

四成巡守南國是疆告祭

省方故次之以殷 告祭省方允王維后式序在位周  
左召右是為五成肆夏金奏故次之以時邁 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六成復綴以崇我王周召之治武亂攸彰  
故次之以桓 我客觀成畢事將歸王燕餞之信宿依  
依故次之以有客 有客為誰曰維微子天命靡常觀  
茲殷士念祖修德令聞不已王夏之奏有取于此故次  
之以文王 明年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以封史佚謂  
天子無戲言遂國之汾河東錄古詩蟋蟀以見唐風故

次之以蟋蟀 昔陶唐有冀方後世失道亂紀綱乃滅  
而亡惟周召交營土中以敬德誥王欲至萬年保受王  
明故次之以天保 雒邑既成周公作明堂以明堂太  
廟宗祀文王季秋大饗及茲而兩禮以義起嚴父無已  
故次之以清廟 文德丕顯無射于人秉以對天於庠  
維純故次之以維天之命 下管象武干戚以舞表文  
之功伐崇肇禋德馨升聞式宜配天故次之以維清  
乃落新宮用被下管是兆休祥君子晏衍故次之以斯



干厥既命庶殷處之于下都母忿疾其頑利豈弟以  
需故次之以沔酌詩有沔酌書有召誥君奭納約與  
旦同道旦逝爽衰馮翼者誰卷阿從遊以矢其詩故次  
之以卷阿飄風自南當得賢士凱風自南當得孝子  
康公輔周康叔化邶正君善俗賴二康在故次之以凱  
風成王新陟康涖應門召畢率諸侯繇左右入執奠  
稽首言王義嗣德賜予有繁故次之以采芣三年吉  
禘更定樂章無聲之樂以頌成王故次之以昊天有成

命 及其受釐因而陳戒昭哉嗣服惟德是勩堂下奏  
武庶幾勿壞故次之以下武 在成王廟申戒農官卜  
郊于禰宮祈穀不遑安故次之以噫嘻 及康末年召  
康公始薨享壽百齡德洽黎烝故次之以甘棠 成康  
相連刑措不用昭舉日祭斤斤作頌故次之以執競  
胡昭南游中流膠舟宴樂淮上樂極生愁故次之以鼓  
鐘 繼昭為穆於詩靡載有密康公在共之世粲者來  
奔自弋厥戾故次之以綢繆 密康色荒齊哀禽荒懿

王信譖哀遂遭烹故次之以還 歷孝而夷王室逾衰  
衛頃賂周復命為侯頃實不道仁賢用憂故次之以栢  
舟 仁賢用憂仕不得志居既見愠出亦遇憂故次之  
以北門 寔不可為攜手去之爾狐爾烏與爾長辭故  
次之以北風 攜手同行跋涉不顧亦有將士跋涉為  
苦是維厲王暴虐之故故次之以漸漸之石 王虐用  
其民民不堪命芮良夫作詩譏切執政故次之以桑柔  
亂生不夷覃及于鬼方荆楚之間鞠為戰場孝子從

役思祭徬徨故次之以四月 四月建巳維六之日徂  
歲暑興役及今茲未畢閨中憂危局髮首疾故次之以  
采綠 昔者聖王人情為田民勞不休怨曠騷然實小  
子階厲使國有殘故次之以民勞 蹢蹢小子不恤唵  
呶非徒好兵重以好利天心判離大難將至故次之以  
板 維王防口以諫為妖凡伯賦板召穆公賦民勞罔  
敢斥王但斥同僚穆又庾厥辭託刺前朝故次之以蕩  
蕩之與湯古字相通皆取水流莫知其窮蕩蕩上帝

畏其疾威子之蕩兮游蕩是譏故次之以宛丘 陳幽  
唱巫風民多淫祀市也婆娑子仲之子故次之以東門  
之粉 誰謂陳小猶可為善國釐公繼幽懦不能自力  
衡門之賢棲遲太息故次之以衡門 幽末釐初厲王  
已汙彘有共伯和實間王位後乃還共山以厲王為崇  
周人懷之猶盱其至故次之以都人士 當共伯攝位  
時天下苦大旱窮民多離散及宣始來歸隨陽如鴻雁  
故次之以鴻雁 王既懷窮民尤欲懷諸侯四年命蹶

父諭韓使來朝故次之以韓奕 韓侯受命為北國伯  
俾追其貊乃有獫狁北狄之一五年盛夏忽內侵王命  
薄伐屬尹吉賊從高邑來驅從太原出故次之以六月  
從征者方叔已盛著威名先使教大閱因使伐蠻荆  
屈指三月間二醜相繼平故次之以采芑 淮徐尚未  
靖明年王自將伐徐皇父休父從王師赫赫雷霆如故  
次之以常武 命名穆公往伐淮夷與王師為犄角俾  
賊黨披離王歸自伐徐乃錫命之故次之以江漢 自

北而南以及于東天戈所指無有不僵愾彼西戎殺我西垂大夫與厥子兵七千使報父仇故次之以無衣

四方既平封申伯于謝匪元舅是私惟藩宣彼藉故次之以崧高王命召伯為申伯定宅召伯勞厥士士因以不訾故次之以黍苗亦既城謝又復城齊孰能補王闕而出遣仲山甫兮吉甫作誦用當耳提故次之以烝民城謝城齊皆七年事明年考室考牧附此敬小慎微中興之理故次之以無羊豈惟物畜盛更侈車

馬修九季會東都圃田狩優游故次之以車攻 攻車  
欲得好造舟欲得堅車好可田獵舟堅可濟川孰如衛  
共婦節比栢舟堅故次之以汎彼栢舟 處變賦栢舟  
處常賦雞鳴况于后夫人夙夜謹寢興姜后待永巷脫  
簪間未央故次之以庭燎 庭燎作諷王復勤政憂旱  
側身以勵庶正故次之以雲漢 云胡末年不藉千畝  
戎至千畝師不能拒諸侯不勤王爪士責祈父故次之  
以祈父 異類擾邊陲飛隼盈朝紳祈父念寡母汚水



憂其親故次之以沔水 憂親者伊誰杜伯子隰叔父

死遭周難反其舊唐族故次之以黃鳥 黃鳥集于桑

檀園遍樹穀桑穀共生朝詩人為發藥故次之以鶴鳴

宣王詩止此更理幽王篇王昏不若以醜為妍譬將

牛車自取塵昏故次之以無將大車 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高原之物而生隰下故次之以隰桑 用舍既乖

方聚斂以為務元年命皇父二年初增賦故次之以大

東 既增賦又失刑巷伯行厥譖孟子共披庭楊園倚

畝丘牽引恐不停故次之以巷伯 即位及三年寵愛

彼褒姒讒色貨具備西周將亡矣詩人咏鴛鴦追其大

昏始故次之以鴛鴦 寵嬖立為后中宮遂見廢鴛鴦

戢左翼之子胡不類故次之以白華 高岡析柞薪惡

其葉之滑碩女可尊之為辰卑人不可以為主故次之

以車牽 王尊寵卑人爰私其親豈謂兄弟不如昏姻

故次之以角弓 昏姻日以昵兄弟日以疎何當與宴

得廁玉除言所欲言豈為酒歟故次之以頍弁 旨嘉

不敢望但望分瓠葉微薄不廢禮亦曰被延接故次之以瓠葉 幽王為褒姒遂闕親親恩秦雖號戎翟猶知念厥昆故次之以小戎 五檠梁輶何厯錄母棄爾輔顧爾僕棄輔及僕不可行局高踏厚凜繁霜故次之以正月 四年四月隕繁霜赫赫宗周滅不久厲階自褒姒蠱賊實繁有胡不自我先胡不自我後故次之以瞻 卬 此賦瞻卬者昔亦曾賦板偕召穆公為厲王大簡 感穆同志懷其祖先人維求舊豈曰無賢故次之以召

吳 召旻痛疾威回邁夷我邦小旻痛疾威謀猶回邁  
從故次之以小旻 以上凡四詩疑皆凡伯作內斥褒  
如閭外斥皇父虢辭意互出入驚心梟鷂惡內外相表  
裏太子乃遭鑠故次之以青蠅 青蠅污白不可得理  
太子奔申為逃其死故次之以我行其野 奔申無聊  
在幽五年傳欲悟君作詩以傳故次之以小弁 小弁  
親親讀者稱仁更作蓼莪痛呼昊天故次之以蓼莪  
幽王竟不悟惟聽艷妻煽羣黨盛分布四方皆有羨宜

白方奔申皇父乃都向日食在陽月謫見猶夢夢故次之以十月之交 都向既離居三事宜多藏獨有誓御儔日瘁反得謗故次之以雨無正 居者有誓御行者有士子從事獨賢勞孔哀彼啾啾故次之以北山 士子馳驅勞及征夫率彼幽艸畏不能趨故次之以何艸不黃 行役已苦過期不代念彼共人亦孔之僂故次之以小明 更有鄩賢能明周道孝治天下仁親為寶子生三年乃免懷抱用刺短喪古禮是考故次之以素

冠鄒仲驕慢好潔衣服服不式禮其何能國故次之以逍遙 羔裘逍遙失其伉儷叔妘外通留子私詣故次之以丘中有麻 諱鄭稱留寄孥為媒室既被竊國亦殆哉故次之以隰有萋楚 女德無極于何其臻鄒以妘亡周以妘泯故次之以菀柳 幽欲悅褒舉烽為戲諸侯極焉後亦不至乃盟太室將謀伐申大夫憂亂俾忖他人故次之以巧言 十年伐申戎遂入寇誰為此旣牝羊牡首故次之以芘之華 幽死驪山下平遂

即位者東遷在斯時掘突作六師故次之以瞻彼維矣  
掘突從王遷寓居彼客舍平王深倚重臨視靡休暇  
故次之以緇衣 又有秦襄公以兵送平王王命為秦  
伯車馬何焜煌故次之以車鄰 及平之三年錫司徒  
鄭伯命父子繼其職象賢斯為盛故次之以裳裳者華  
六年鄭遷于溱洧溱洧有土風三月桃花水下時士  
女秉蘭以徜徉故次之以溱洧 昔言鄭詩淫於此始  
一見更有女思奔在彼東門墠故次之以東門之墠

雖譏漆洧亦有雞鳴女曰士曰相戒勤生民勞則思何  
淫不貞故次之以女曰雞鳴 雖譏東門之墠亦有出  
其東門勿用取女匪我思存以禮為坊其流不渾故次  
之以出其東門 繫鄭風駘蕩不如秦雄壯漆洧汧渭何  
懸殊思女媚公各異尚故次之以駟驥 舍拔以從禽  
發的以祈爵較獵雖見奇肆禮自足樂故次之以賓之  
初筵 衛武賓筵僇僇自怪及其耄年猶作懿戒故次  
之以抑 衛人頌武謚為睿聖切磋琢磨沒身斯竟故



次之以淇與 河淇故殷墟終南周所都殷墟為衛有  
周都忽奏區覽茲興廢迹憑弔重嗟吁故次之以終南  
維秦文公有此岐豐二后今邈矣孰為遡洄從故次  
之以蒹葭 秦賦蒹葭周詠禾黍豈無興復一成一旅  
故次之以黍離 平王無志棄地不顧念彼舊民誰堪  
依怙故次之以中谷有推 昏姻禮廢夫婦道苦永終  
知敝以禮自處故次之以碩人 衛姜感傳言操行不  
衰情秉禮自修持失意成軼軻故次之以綠衣 締綌

來風靜思其故何當迴君心倏解氣而悟故次之以終風望夫君兮不來覩日月兮增懷故次之以日月

碩人何其碩寵嬖及厥子合舞忘教胄不講養正理故次之以簡兮碩人雖俱俱居身亦太寬無別將生亂賢者豈能安故次之以考槃獨寐非忘君不見如三月遇合古所難此意誰為曰故次之以采葛鄭莊怨讒言寓意于采葛東遷鄭馬依遲君幸未發故次之以導大路大路何皎皎白石何齒齒擊手以傳心不使

外人指故次之以白石 素衣朱襮進之于沃子有衣  
裳云何不著故次之以山有樞 白石山樞微辭諷之  
危彼晉昭力寡難支故次之以椒聊 成師為椒聊晉  
昭比揚水豈惟晉昭公平王亦如此故次之以戊申

遠戍何時歸御輕事已非雞棲牛羊下室家自絮歎故  
次之以君子于役 于役為誰維申之知公族罔念不  
及葛藟故次之以葛藟 人惟孝乎友于兄弟莫如鄭  
莊公陷段不以禮故次之以叔于田 段出傾巷洵美

且武逞技公前袒裼暴虎故次之以大叔于田 段封  
大叔百雉都城仲足請圖暗與公迎故次之以將仲子  
仲本祭封人而以疎間親立談投契鄉材是甄故次  
之以野有蔓艸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邂逅樂清揚遠送悲頡頏故次之以燕燕 戴嬌方歸  
陳衛師從子仲不戢忘自焚州吁乃會宋故次之以擊  
鼓 宋會師伐鄭以鄭欲納馮及曲沃伐翼鄭又以師  
從桓王初即位不問厥臯助少陵長俾民心痠故次之

以節南山 王不勝攷求伐翼又伐沃衛宣亦攷求鄭  
邴戴魯相繼被其毒曾謂在位百君子不及婦人能忠  
告故次之以雄雉 雄雉當求雌未聞雌雉乃從牡為  
問新臺臺上人籬篠戚施形亦苦故次之以新臺 臺  
下水何深深朝隰雨何淫淫水深不足洮雨淫不終朝  
故次之以蝦蟇 衛宣大無信齊姜不知命偕不如仇  
兮老不如死兮故次之以君子偕老 冶容能誨淫云  
何不自匿亦有靜女姝城隅焉是即故次之以靜女

貽彤管不堪攜上父妾下子妻宣姜死夷姜縊胡施顏  
鼠不啻故次之以相鼠 夫婦失道國俗傷敗棄舊淫  
新不知所屆故次之以谷風 谷風婦之良更有婦而  
淫奔人人賤之飲恨自傷心故次之以氓 維夫婦暨  
朋友其合皆以人夫婦猶相棄暴蘇安足論故次之以  
何人斯 逝我陳俟我著友不友女不女彼為何人而  
居我處故次之以著 魯桓迎齊子先得見于謹齊子  
猶魴魚從者猶鱖鰓故次之以敕笱 笱敕當補裳救

當縫補笥屬夫道縫裳盡婦功故次之以葛屨 糾屨縫  
裳以事良人不似墓棘使鶚得親故次之以墓門 深  
言或不顧顛倒乃思予恐懼或不去安樂轉棄予人情  
何常哉思來獨自語故次之以習習谷風 周東鄭是  
依周鄭乃交惡忘德以興師先驅至鄭路鄭固失臣節  
周亦太不裕故次之以伯兮 伯兮出無功不支而先  
奔王卒遂大亂鄭聃射王肩故次之以兔爰 自是鄭  
稱強雄長于一時明年戎伐齊齊侯使乞師鄭忽獲戎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後

帥齊僖請妻之故次之以有女同車 舜華不足慕羨  
彼苞相集國爾雖忘家忠孝固並急故次之以鵝羽

相棘與桑在野黍稷稻粱在田荷華游龍在隰扶蘇喬  
松在山不憂靡盬之王事但期比肩有多賢故次之以  
山有扶蘇 有如鄭祭仲是名狂狡童私從鄰國謀出  
公復立公故次之以狡童 鄭人惡仲播子有衆誰能  
唱義者蠢蠢欲俱動故次之以擇兮 俱動苦綿力思  
正于大國故次之以褰裳 褰裳與乘舟所遇深淺異



褰裳可速涉乘舟須防墜故次之以二子乘舟 伋壽  
爭死誠可哀衛朔得位從譖來驕而無禮安恃哉故次  
之以光蘭 朔也幼遽遽安能定婁豬故次之以牆有  
茨 牆陰之會明日有傳牀第之言娣姒能宣故次之  
以鷄之奔奔 淫風下滔盡喪其曹竊妻以逃故次之  
以桑中 桑中葉有幽相從似穿窬折柳以樊圃猶可  
息狂夫故次之以東方未明 未明而求衣求衣成何  
事齊襄政無常每作從禽戲故次之以盧令 獵有功

狗亦有功人豈其謀國而無與親故次之以揚之水

篇名揚之水于今凡三見桓王崩之年鄭昭始言返安得君子臣同心節不變故次之以風雨風雨聽雞鳴

牝雞或無晨魯桓狗齊子爰以喪其身故次之以南山

南山見雄狐東日映姝子鳥獸同羣爾故次之以東

方之曰齊魯共東方莊不報桓仇春秋書狩禚詩亦

刺射侯故次之以猗嗟莊非桓之子文姜實莊母齊

人呼莊甥又譬之苗莠故次之以無田魯莊亦已弁

恣其母宣淫行人口似碑何獨無人心故次之以載驅  
宣淫未已再主齊昏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故次之以  
何彼穠矣 齊桓娶于周又有如夫人衛姬不聽樂雞  
鳴詩以陳故次之以雞鳴 當莊王之末桓霸未成春  
秋始書荆執蔡侯獻舞又虜息君妻其夫人夫人生子  
不言以死為殉故次之以大車 荆子服毳衣曲沃簫  
侯服七命荆固蠻兮沃亦夷僖王寵沃斯失正故次之  
以無衣七兮 僖傳莊及惠子頽作亂入王城歌儻享

賓樂禍以傾故次之以君子陽陽 樂兮陽陽併兮忉  
忉當憂而樂死不可逃故次之以防有鵲巢 鵲巢鳩  
居以夫為天河水清漣思予美人故次之以伐檀 魏  
國困行役申生乘其隙克敵讒言興嬖子方奪嫡故次  
之以園有桃 申生能慕父宋襄能念母母出不可歸  
兩地思依依故次之以河廣 宋在河南衛在河北衛  
有狄人難求救婚姻國渡河以廬曹先賴宋之力故次  
之以干旄 竿旄已入浚竿竹可釣淇淇浚不相及空

勞衛女思故次之以竹竿 衛女維何許穆夫人因衛  
大夫告難感往事懷辛故次之以載馳 自傷力小不  
能救衛思控大邦維齊亦壻亦有曹邢可與共濟拯  
焚溺孰如其銳故次之以泉水 齊桓公新霸恤難扶  
危戍漕遣無虧歸祭服重錦乘馬門材使衛不頽故次  
之以有狐 衛警未謚鄭亦戒嚴高克次河上而兒戲  
以淹公子素憂棄師直指無嫌故次之以清人 清人  
方在逐存亡未可卜有伯主畏簡書國絕而復續圖報

百不足故次之以木瓜 桓城楚丘封衛又與之繫馬  
三百衛文新造邦衣大布兮冠大帛季年駟牝有三千  
消殺倏然生羽翮故次之以定之方中 作室揆以日

聽言揆以理信讒不灼理采苓山巔似故次之以采苓  
晉獻惑驪姬信讒殺其子重耳乃出亡狐偃與終始  
故次之以陟岵 狐偃服父訓委質不二心譬彼中閨  
婦百歲共枕衾故次之以葛生 晉獻嗜攻戰國人多  
死亡天道好還骨肉相傷夷吾得晉國時在周襄王既

不納羣公子又欲殺其兄祚以不長故次之以有扶

咄夷吾無親踽踽孑孑卒見獲于秦靈臺未改館七年

孰為陳故次之以權輿重耳避惠久居于外懷安齊

姜狐偃用懟謀于桑下醉以車載故次之以十畝之間

遂行適曹乃覩蜉蝣故次之以蜉蝣維共公為蜉

蝣蠁爾曹而三百人乘軒安能久存故次之以候人

候人主送迎重耳返自秦瑩也身自送舅氏路車乘馬

列佩珍故次之以渭陽重耳因秦得入國是為晉文

公寺人披求見告以呂卻將焚宮遂釋斬祛怨等之于  
飄風故次之以羔裘豹祛 怨可釋勞當報介推祿弗  
及賢者將高蹈表茲禮賢心將永以為好故次之以有  
扶之杜 扶杜道左行者失庇晉文過曹莫為飲食遂  
誅無禮以曹為首已復封曹乃頌德厚故次之以鴈鵠  
過曹適鄭鄭亦不禮叔詹進諫當念兄弟及文定霸  
問罪鄭疆詹紆國難時號忠良故次之以羔裘 晉禮  
詹歸在魯僖三十年次年魯始郊史克頌以傳故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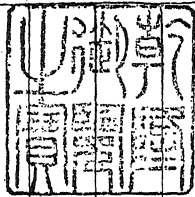
以閼宮 僖行郊禘周公衰矣惟大飮烝為得古禮故  
次之以有駟 駟駟有駟馬政大修齊戎田駕四種旁  
逮故次之以駟 良馬馳逸足不借翰晨風愛馬良馬  
至亦與好士同故次之以晨風 秦穆賤晨風固亦稱  
好士如何輕用人子車殉三子故次之以交交黃鳥  
黃鳥集于桑哀死斷人腸碩鼠食我黍何不徙遠方此  
詩亦假託詭計招賢良叙在頃王世僅存此三章故次  
之以碩鼠 下此有定王其世詩八篇晉人重卿族始

立卿子田族行何纍纍紉袴或非賢試亦擬碩鼠奚以  
解嘲焉故次之以汾沮洳如陳夏徵舒亦陳之公族  
母氏為君淫二卿並不連朝夕在株林株林觸人目故  
次之以株林朝從東門來夕從東門去仰慙啓明星  
俯慙赤楊樹故次之以東門之楊東門有楊抑又有  
池麻紵與菅何揀擇為故次之以東門之池姬身有  
如池下流之所歸姬貌有如月深夜相因依徵舒窮糾  
殺機動何不知機早自戕故次之以月出靈公死矣

孔儀徙矣夏姬悠矣故次之以澤陂 澤蒲體恒柔丘  
葛節恒濶求人恒如蒲待求恒如葛故次之以旄丘  
處者賦旄丘出者賦式微衛不恤黎難黎君胡不歸故  
次之以式微 繇來國勢微大率教化墜所以子產鄉  
校不毀蔚為鄭名卿顯於景王世故次之以子衿 僑  
重子衿教化以行載誦丰詩得女之貞勿謂事微式闕  
大闕聖人錄閨節維此及汎彼栢舟兩篇故次之以丰  
刪詩將終矣乃及敬王代孔子生斯時知命懷怵懔

狄泉古下都非天子所詣荀躒雖納王徘徊功亦細特  
錄下泉詩以表王靈替棄置不復續世衰無足系因之  
作春秋獲麟而掩袂 孟子歎詩亡學者須論世四始  
其一端陋彼推五際維予生也晚樂道竊有志次第詩  
篇章竊取大賢義託始于少康屬望中興意況復篤公  
劉亦言遷都事周初遷日榮周末遷日頽東遷已卑陋  
矧此東遷媿 抑余殿下泉別又有取爾晉韓皆武穆  
何從韓受氏荀伯晉之臣余祖晉兄弟今幸遇明主達

政乃可仕自公退食暇編摩不輟晷九侯山前余所居  
元孫末裔族所起論世首少康序篇下泉止聖人立教  
不忘先魯商有頌意如此千載而下有知詩經世本古  
義為承學一家之言者余心亦快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後